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秙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范太史集卷二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節講禮記劄子元祐七年九月十二日講官同入

臣等奉聖旨講禮記伏緣禮記漢儒所集非聖人全經當有去取欲乞除喪禮十三篇不講外如篇中有不須講者亦節講取進止聖旨依奏

再薦章元弼劄子九月十六日

臣於去年十月具劄子奏舉新授知潤州録事參軍章元弼乞除太學正録或諸州教授未蒙施行臣伏見元弼履行清修文章華贍可充館閣之選自元豐五年銓試第一得循一資初任未赴以母病乞侍養歲滿調官未赴又丁母憂兩舉賢良方正以丁憂疾病不克赴試實緣留滯未有考第即與初及第未出官人不同臣竊聞林自除太學録田述古鄭州教授皆無歴任伏望聖慈特賜比附林自等例除元弼太學正録一官長育其

才勸率學者以增王國多士之美取進止

乞除賊盜重法狀二十七日

右臣於去年十二月轉對奏事乞除賊盜重法未蒙施行臣聞王者之德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四海之内皆赤子也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今重法之地獨為匪民一人犯罪連及妻孥没其家產便同反逆先王制刑必使民得以自新不聞别異州域偏行峻令恐非聖世所宜為也陛下將郊見天地御樓肆赦若於赦文悉除此

法一切蕩滌與之更始足以感格人心名致和氣則帝舜好生之德大禹泣辜之仁成湯解網之恩復見於今矣恭惟祖宗無不哀矜庶獄刑罰從寛遠過前代實有隂德上當天心是以承平百年福祚無窮唯自嘉祐七年初立窩藏重法至熙寧中中書檢正官奏請遂為著令皆因有司建議非仁宗神宗本意此乃權時之制不可久行臣前奏論之已詳今因初郊宜以為仁政之始聖人順動雲行雨施刑清民服此其時也伏望聖慈斷

而不疑特降睿旨於將來赦書行下使百姓曉然知二
聖天地涵養無私之德不獨視此諸郡如夷貊之人臣
將見民之戴恩淪於骨髓則勝殘去殺庶可望矣謹錄
奏聞
貼黄議者必謂一除此法賊盜必熾臣竊以為不
然自嘉祐以來行重法至今不聞地分賊盜衰少
近元祐編勑比舊法稍輕亦不聞賊盜滋多以此
知賊盜多少不繫重法決可除去無疑并乞檢會

臣前奏施行

薦鮮于之武劄子二十八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前監東作坊鮮于之武博學能文慎靜有守可備臺閣任使滯於筦庫衆論惜之其人年四十以上伏望聖慈特賜差充諸宮教授或內外學官一次漸加試用必有可觀取進止

薦張康國劄子

臣伏見左宣德郎張康國敏而好學文雅有餘自登科

第兩蒙堂除學職今授知鄭州新鄭縣事以父守官東南別無兼侍雖得近邑又已見闕而於私不便恐不能赴官臣竊惟朝廷方長育人才如康國者所宜收采伏望聖慈特賜差充內外學官一任取進止

薦王周道劄子二十九日

臣伏見翰林醫學王周道博通方術用藥精審伏望朝廷特賜差充太醫局丞一次俾領教導必有補於醫事取進止

進郊祀慶成詩狀 詩附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南郊大禮慶成文學之臣歌頌盛德臣不揆荒斐輒作古詩一章并序謹繕寫隨狀上進雖不足以形容天地之美亦臣子各言爾志之義也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郊祀慶成詩并序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冬日至郊見天地臣幸得待罪從官在侍祠之列進俎授蝦攝官承事恭陪大禮迄於慶

成目覩嘉應昔所未有歡忭踴躍倍萬於常今茲羣公
卿士皆作詩頌鼓舞盛德而臣執經帷幄其職在以先
王訓典敷陳勸戒以補萬一其敢無辭昔周之成王郊
祀天地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此告神之詩不
敢忘戒也羣臣進戒成王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頌君
之詩亦不敢忘戒也君不忘戒以告於神臣不忘戒以

告於君此所以能永保天命也恭惟祖宗光有天下百三十餘年陛下纂承聖統恭勤典學實賴文母保佑扶持於今八年海内晏寧再祀明堂肇禋南郊神祇顧饗受祉萬億此乃持盈守成之初居安慮危之際也臣是以敢緣周頌之義作為四言詩一章凡百四十句直叙事實不為侈詞具述陛下祗事天地嚴奉宗廟精一之意傳示中外顯揚盛美因以勸戒其詩曰

皇帝嗣位照臨四極恭已八年日慎一日惟我文母振

古光越登兹太平誕保元辟再饗合宫無文咸秩未見
于郊帝心若惕詢謀卿士作龜告吉祇率舊章無敢有
易乃動大輅龍旂𢶍戟國容煌煌軍容赫赫謁欵真宫
明薦蠲潔乃入太廟用事八室神門降乗齋殿祇栗曾
孫孝思風雲慘戚省牲之夕陰翳霏雪日入而霽乾坤
開闢列聖在天精誠合莫升自阼階如見容色樂作九
變祖考咸格厥明禮成復步而出齋於帷宫百禮既飭
輦及内壝卻盖而入乃命百官勿廻班列一意尊神庶

幾有憚圜壇中天徹茵登級二儀並位太祖東席蒼璧黄琮陶匏槀秸升煙颸空休氣四塞六合清晏冬回温律上神來下飈駕欻忽柔祇顧饗萬靈咸集登歌再成太史祝册凡此犧牲天民之力凡此粢盛天民之穡天實子民來歆于食帝厚其子其有弗答福禄穰穰既委既積乃整法駕迴御丹闕大賚萬方恩施艸木釋除逋負瑕垢蕩滌日月所照莫不被澤東夷南蠻西戎北貊服我聲教來覲來覿皇帝至仁惟天是則昆蟲不傷況

乃含識黃髮之叟歡呼阡陌曰似仁祖堯舜之質皇帝大孝溫恭朝夕師法文母至公惟一子子孫孫永奉成式天錫皇帝壽考萬億皇帝體道垂拱淵默不言而化萬物自得皇帝秉心清明正直訓於有位無敢頗僻天錫皇帝多士孔碩皇帝聖學若稽古昔商宗寅畏周文翼翼曰予一人實懼弗克天人之際不違咫尺毋曰在上視予動息毋曰蓋高聽予于側天命不常惟敬勿失祖宗艱難惟慎毋忽危生於安禍兆於福如執大器傾

於滿溢兢兢惟畏涉氷將釋天錫皇帝一謙四益髙明博厚日新其德從臣祖禹古訓是職稽首陳戒惟監無逸

邇英留對劄子十二月三日

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答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

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

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陳祥道儀禮解劄子 九日

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為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為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為之傳注者

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
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朝廷藏之秘閣伏
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所注儀禮奏御下兩制看詳
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
作取進止

進仁皇訓典劄子 八年正月十九日

臣昨具劄子乞撰集仁宗聖政而奉聖旨令進入臣已
編錄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并目錄一卷繕寫為

七冊謹具進呈伏惟清閑之燕特賜省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乞賜故修書官資治通鑑劄子二十一日

臣先與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恕在職十餘年臣昨受詔校定板本奏御頒行校對官皆蒙賜書恕有子前池州華容縣尉羲仲見丁母憂有書與臣以不被賜為其先人之辱欲臣奏請義不可抑臣檢會故中書舍人劉攽及恕皆自英宗朝開置書局即預編修不

幸亡歿不及受賜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國子監印造

資治通鑑并目録考異二部賜其家子孫則澤及淵泉

存歿榮感他人亦難以援例取進止

薦榮輯劄子

臣伏見左宣德郎榮輯强學力文履行純茂譽望之美

士夫所推自登科以來兩蒙朝廷選充西京頴昌學官

元祐四年吏部侍郎傅堯俞銓量堪任文館之士五人

輯為之首伏望聖慈特差充太學教官一次以待館閣

之選質於公論必謂得人取進止

薦常安民劄子二十九日

臣伏見左朝奉郎致仕常安民前任開封府推官以母喪去職因求葬地往來道路忽得危疾家人憂惶即乞致仕安民文學政事精敏過人操履端方守公盡瘁已經朝廷擢任太常禮官宗正寺丞及佐開封皆有已試之效不幸丁憂暴疾壯年納祿尋得平復今已服除臣竊惜其人才可備侍從之選伏望聖慈特落安民致仕

還其舊職稽之公論必以為允取進止

畏天劄子 三月十三日

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為先令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圜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

歴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禮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

人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於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

之感民悅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嚮佑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飭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

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以消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取進止

進紀草劄子二十日

臣伏見仁宗時蔡襄上真宗所製奉神述䝉本仁宗拱立命襄進讀神宗御資政殿史臣進仁宗英宗紀草神宗立聽顧問至讀畢徹案史臣將降階始坐此皆祖宗孝德嚴敬奉先之大禮也臣本院近奉聖旨二十三日

進呈神宗紀草伏緣其日係大宴前一日御集英殿獨
肴卷惟陛下方覽先帝史册而閱史既畢即觀百戲理
似未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罷二十二日獨肴以示陛
下聖孝欽崇神考大典專一之意取進止

舉學官狀四月

臣伏見左奉議郎李晰奉寧軍節度推官孫勰咸平縣
主簿鼂將之皆有文學復行詞章富贍為士人所推伏
望聖慈特差充內外學官一任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救疾疫劄子 五月五日

臣竊聞京城逐廂散藥所差使臣止是監醫生給散小民既不知藥所主療醫生亦不看診是何疾病病者妄請醫者妄散故飲藥者多死今疾疫方起又重為藥所誤實可憫傷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太醫局從上差撥學生以代醫生令依先降朝旨分定地分委使臣同學生就病患之家令學生診切使臣上歴散藥其學生日給食錢二百文仍於步軍司或馬鋪權差借官馬各一

匹乗騎免令冒暑奔走困乏實得看醫用藥則救活必衆不誤人命以副二聖惻隱恤民之意取進止

貼黄臣訪聞太醫局學生係已試中之人久經治病其醫生是初入學之人未曾試中令乞權暫差撥學生仍與理為差遣一次所貴各肯盡心及聞令所差醫生既無乗騎隨逐使臣不及所以力不能看診須與給借人馬乃可責其治療又緣京師人民至衆欲乞多差學生數人或更添差使臣管

勾並乞朝廷詳酌指揮

范太史集卷二十四

范太史集卷二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免節讀漢唐史劄子元祐八年五月講官同入

臣等近奉聖旨令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内可以進讀事跡鈔節成篇過讀日進呈敷演已具劄子奏見欲鈔節繕寫候成卷帙即具進讀臣等竊以經筵故事講官講經讀官讀史仁宗時詔丁度等讀過前後漢書令撰

序賜名前史精要止是讀官職事今臣等分講禮記讀官分讀兩朝寳訓若令講讀官同進讀漢唐史書即是講官兼讀官之職名分不正恐非經筵分置講讀官之意也伏乞特降指揮專令讀官鈔節進讀取進止

薦張雲卿劄子

臣伏見前陳州州學教授張雲卿文學履行稱於鄉黨為西都士人領袖家貧四壁志操益堅晚得學官專意職業安恬靜嘿不求人知年踰六十終老未遇朝廷所

宜收采以勸多士伏望聖慈特差太學官或三京教授一任取進止

辭押賜劄子六月

臣今月十三日準敕徐王六月二十九日生日禮物等差臣押賜者臣先於元祐三年任修實錄檢討官著作郎兼侍講日已蒙差押宗晟禮物一次今茲重煩敕命實所不遑臣伏見梁燾任中丞日曾辭押賜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依近例辭免改差未經押賜之人臣無

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薦龔史尚頻劄子七月十三日

臣伏見左宣德郎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龔史㽦登高第節操方正新授陳留縣丞尚頻强學力文履行修飭皆宜寘之學校伏望聖慈特差充内外學官一次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薦馮山張舉劄子八月十五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馮山熙寧九年為秘書丞通判梓州

御史中丞鄧綰舉充臺官山自以素與鄧綰跡踈又不諳知朝廷事體乞免赴闕辭順義正不為激訐而風節自高山以母老連任鄉國二十餘年不到京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先帝實録見有辭奏而知其賢詢之西南士人稱山之美如出一口山年已六十三丁母憂服除當赴闕朝參臣又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舉自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元祐之初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於去

年四月具劄子奏舉未蒙施行舉有節行文學登科二十七年年已五十不為世用二人者皆可為朝廷惜也伏望聖慈並加不次進擢寘之清要以厲風俗必有所補取進止

薦曾孝純文居中劄子

右臣先於元祐五年十月劄子奏伏見奉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出官以來並不磨勘自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先帝特賜孝純進士出身辭不受又除太常

丞亦不就乞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未蒙施行臣
竊以公亮定策勲亞韓琦歷相三朝配享英廟所宜甄
録子孫紹續門户孝純不磨勘已二十餘年尋醫已十
餘年尤當旌顯臣又伏見太官令文居中太師彦博之
子資性端潔行如寒素昨任太常寺奉禮郎以避親嫌
改太官令稍為下遷居中不以進退累心恬然安職方
朝廷推廣至公求賢不間遠邇況可用之才出於公相
之門此尤不可遺也伏望聖慈並特賜擢用取進止

聽政劄子九月十五日同蘇軾上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將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

行為仁政以慰荅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

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囏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内定大

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大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絶魏王病既殁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

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
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
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旣親萬幾不免釐革故小
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
拒絕内外肅然葢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
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
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
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

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内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内裁抑僥倖以肅宫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

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

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内之人無不欣悦光没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

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悮

先帝今又欲復悮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觧帶憂瘁泣涕形於顔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髙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纎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

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唯陛下深留聖思取進

止

貼黄臣等伏見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張唐英

者上慎始書預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馬

光先言之其後建議者上誤英宗追尊濮廟舉朝

皆以為不可朝廷雖盡逐臺諫而言者不息英宗

終不能奪衆論聖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

悔英宗不從衆言遂擢張唐英為御史而司馬光

大被信任今小人進言臣等固未知其有無然不敢不預言者亦慮朝廷既有其端則忠正之士必爭論不已不唯上撓聖懷亦使天下聞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復收陛下他日追悔無及臣等憂懼危慄實在於此唯陛下深察

第二劄子 二十三日

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為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於

神宗皆致太平海內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難葢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

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常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籍厄先帝早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邉吏守

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静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静毫髪無所改為恭巳以臨之虚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髪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

無所適其跡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嶽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

便於正專好進故不便於静唯欲人君多所作為朝廷多所變動則已有所希兾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幾小人必欲有所動揺而懐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嶽山嶽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毁聖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説觀望者亦皆草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

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陛下如以臣言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意所向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衆人恐有姦言邪說惑誤天聽故近與蘇軾先事上奏必蒙省覽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宗法則太皇太后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也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

議謚狀十月十日

右臣伏聞大行太皇太后擬謚曰宣仁聖烈臣恭以先
太皇太后極功全德保佑皇家光越前人冠映千古雖
究盡謚法不足以形容盛美上副陛下孝思欲報罔極
之意臣竊懷愚見不敢不言謹案謚法聰明睿智曰獻
若以獻字易烈字則功烈可從而知又明肅太后上二
字曰章獻慈聖太后下二字曰光獻今謚先太皇太后
下二字若曰聖獻則於稱號尤美伏望聖慈更與大臣
詳酌以慰答神人之望謹錄奏聞

旌孝劄子十四日

臣先修神宗皇帝實録伏見元豐六年資州奏資陽縣民支漸於熙寧中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墓側日三時號慕肘行膝步自負土起墳初有雙白雀徘徊松上明年有一狸馴墳側觀漸上土又明年夏每當午培墳日色炎盛輒有陰雲蔽覆即遇霖雨方負土時亦暫霽止又有異烏一目如丹至漸哭常悲鳴向漸夜有二狐狸呼繞如巡警之狀久之有烏羣集内一白烏獨日至漸

培墳處回旋後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十日而去漸已年七十每號慟涕淚如雨日唯食脫粟飯不盥手濯足所衣苴麻至爛碎鬚髮亦皆斷亂見者為之惻楚所居鄰人勾氏之子自娶妻即棄其親不養觀漸至行因夫婦感慟即日迎其親還舍朝夕侍奉不少懈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變其里俗乞旌賞之詔賜粟帛臣今因修正史再牒資州會問支漸事跡恐有未盡及要見本人存亡據資州今年七月回申資陽縣追到支漸取

問漸見年八十與妻阿王同歲夫妻各無疾恙漸自培墳三年歸家後於元祐五年内白髮退落再生黑髮及四齒已落復生今身體輕健二時飲食如舊臣竊謂丈漸以匹夫行孝能感天佑助報以壽考康寧之福在於朝廷理宜奬勸况在先帝已賜粟帛付之史官今漸八十尚存伏望聖慈特授漸一長史助教或更優與名目旌其至行可以激勵風俗有補孝治之化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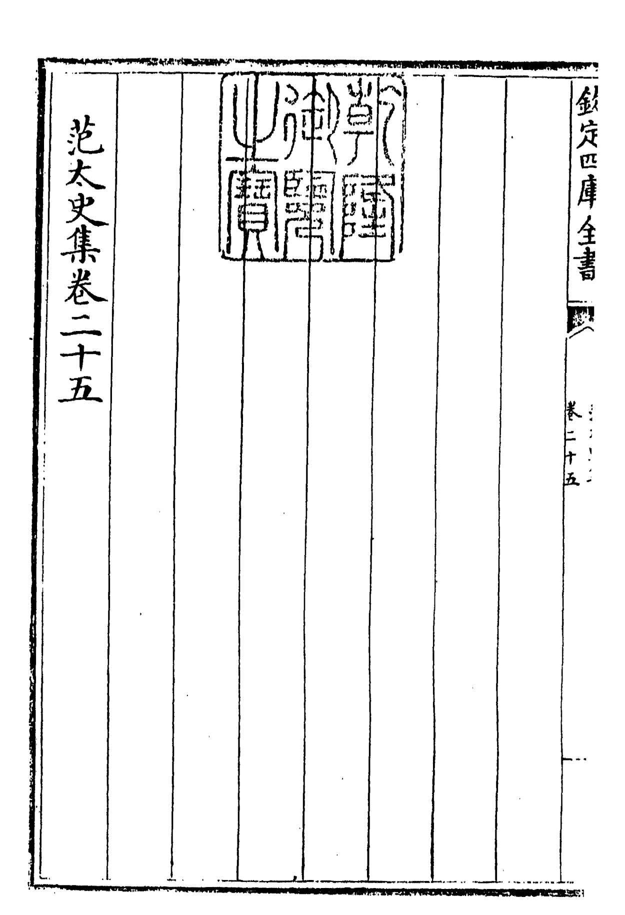
舉學官劄子十一月十一日

臣伏見左奉議郎石景畧左宣德郎李瑞新知夔州奉節縣事楊彭皆有文學履行為士大夫所稱伏望聖慈特差充内外學官一次以待任使取進止

論名内臣劄子

臣近聞陛下名内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名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至民庶無不籍籍私議深以為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名用必駭衆

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無綱紀公議遂廢
其於聖德為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
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
內臣如此眾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
收雖家至戶說無以自解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
更加審慮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取進止



范太史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邪正劄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進呈奉旨留中）

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啓導先帝用兵開邉

結怨外域至熈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頼

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

名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满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

大獄王韶開邉熈河章惇開邉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

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

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

諭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

任其咎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吴居厚行鐵冶之

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頼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咸頼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

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唯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内無不安枕矣取進止

論宦官劄子同上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葢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専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戚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

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
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
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
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
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
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
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
播遷於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

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弒敬宗為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簒唐觀漢唐亡國

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
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
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
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
相等乃命學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
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
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
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構兩宫致慈聖太

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燕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燕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陜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没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榷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

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名内臣十人續又名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

確章惇吕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内逐李憲王
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内外皆無凶人
故天下安静臣歴觀近古内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
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柰何先自壊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
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愼守法度
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
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

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

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

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葢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詞以為至美乃可以觧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争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

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曹誦劄子

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候姚麟回日

依舊雖非正授止是蹔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葢以管軍之臣止

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勲勞止縁恩澤遂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神宗時曹佾雖為中書令封郡王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於小言之於著不若言之於微伏以先太皇太后九年之中内外無毫髪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陛下總覽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誠不欲使有識之人指

其事不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陛下有之恩其事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今陛下無之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改正庶不違祖宗故事取進止

辭潤筆劄子十二月十五日

臣先奉勑撰故魏王墓誌已具進呈今月十四日懷州防禦使孝詒與臣書送潤筆銀二百兩絹三百匹臣誤膺詔委撰述誌銘翰墨微勤乃其職業豈可緣公輙受

饋遺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孝諮寢罷臣無任懇切之至取進止

論宣押知舉官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差知貢舉官常以晝日入省近歲每宣名知舉官至閤門須等候其餘官作一番押入或已昏晚則受勅於宮城門外往往夜深方入試院元豐八年孫覺同知舉臣為㸃檢官親見覺宿於東華門外衛士榻上天將曉方隔門受勅而去臣竊惟朝廷差侍從近

臣兩省以上官知貢舉及同知舉委以進退天下多士其體不輕而近世陵遲至此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國光華也臣欲乞自今宣知貢舉官到閤門三人已上令便受勑先次差内臣一人押入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論點檢試卷官劄子

臣竊見禮部貢舉差點檢試卷官二十人自來久例點檢官先考校書鑿等第送知舉官然後知舉官再考定去留高下點檢官自入試院未謄録到卷子以前及將

卷子送知舉官以後別無職事止是中間考校及候知舉官考畢然後分定合格卷子點檢雜犯故前後空閑之日常多考試點檢之日常少而知舉官以夜繼晝力猶不給臣愚欲乞將點檢官二十人分屬知舉官每員各得屬官五人使之相通考校去留高下可以共議如此則不獨任一人之見又得稍均勞逸必更精審乞下禮部相度施行取進止

乞試院差官治雜事劄子

臣竊見祖宗時知貢舉官止以出題校藝為職專意掄選天下之士間得奇偉絶異之才由其用心精一也承平日久舉人寖多比歲以來法令益密知舉官受接詞狀兼知雜事日力常若不給為之者無不告勞非復如曩時之優裕也夫承平之世政事所宜從容況選賢取士朝廷必慎擇其人付以文柄今乃疲弊於吏事如此恐非設貢舉之意也臣愚欲乞每遇貢舉別差禮部郎官一員專治雜事凡詞狀之類委知舉官判送檢法施

行庶使知舉官專意於考校以副陛下求賢之意取進

止

上殿論試院事劄子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三知舉院對垂拱殿

臣等伏覩省試舉人尚書禮部貢舉一案文書吏人並

隨過貢院知舉官所治乃是禮部侍郎官之職事務繁

冗有妨考校臣等欲乞今後省試差禮部郎官一員專

治雜務令知舉官得專意考校又考試刑法舉人準例

差官十四人員數過多亦妨本寺治事臣等詢問可以

減半據今舉就試人數只合差官七人欲乞今後減半差官若就試人增減數多即所差官亦隨數增減其專治牒親戚官止令考試刑法官一員兼領並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畏天劄子同日留對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鈎見者駭懼以為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君之明

則謫見於天日為之食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静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為福異變而為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臣不勝灼怛憂國之至取進止

恤民劄子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惻怛愛民出於誠心一有災傷則遣使賑救倉廩府庫無所愛惜十年之間凡兩出內庫錢十萬緡以賜京師寒凍之民祖宗之時唯是蠲放欠負未聞賜錢如此之多陛下德澤深厚乃古聖帝明王之用心也然而天災流行民食猶難臣訪聞河北諸郡聚饑民所在以數萬若今歲夏秋更一不熟不知國

力何以繼之臣願陛下更與執政大臣圖救民之術朝廷政事宜務安静無所作為専聽於民左右從之未有民安而國不安民和而天不應者也陛下養民如子視民如傷今民方饑困尤當以安之為急唯陛下深留聖思以固邦本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講讀官劄子

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

薦引故臣每思得人聞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懐不敢不吐露扵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

王存　蘇軾　趙彦若　鄭雍

講官

程頤　孔武仲　呂希哲　呂大臨　吴師仁

右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彦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仁宗書筵彦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情可亮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臣別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

洽講説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曽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吕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歳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陛下詢問大臣參考其人吕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已乞外任故

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它日選用吳師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名為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仁更乞采於衆論臣誠狂愚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二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夫舉

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為希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

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葢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葢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有無謗

毁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名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朝辭論䘏刑劄子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垂拱殿

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於寛刑期無刑葢非得已國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

典此所以祈天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觀
陛下聖性仁厚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多務
從寬臣願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有勸陛下嚴刑峻
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勿聽陛下為民父母海内皆
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
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肅之惟陛下聖意專主於寬
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經
幄無所裨補今將遠違左右思所以助陛下施陰德益

福祚結人心者莫先於此故不敢不言伏望陛下深留
聖心天下幸甚取進止

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二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進故事

唐太宗幸洛陽宮苑謂侍臣曰煬帝作此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之徒内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昔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夏桀商紂為戒也其臣危亡之言不絶於口

其君危亡之言不絶於耳故天下國家可得而安也唐太宗見隋煬帝亡國故親至其宫苑而以諂諛掩蔽誡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所由興也

漢昭帝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祖禹謹按大戴禮保傅傳曰昔者周成王幼在

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正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

道得矣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文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丞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商周之前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

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戒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與侈於左右近臣吝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不從太師之言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

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悅喜不以義賜與奪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所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飢而惏自取玩好自執器

皿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
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雹之眚凡此
其屬太史之任也昭帝先通保傅傳謂此書也
唐太宗縱死囚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皆如期自詣朝
堂上皆赦之
臣祖禹以為太宗縱天下死囚皆如期自歸此由
至仁愛人至誠感物之所致也書曰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太宗之謂矣

唐明皇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上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廵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豈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臣祖禹以為漢武帝好用慘酷之吏故董仲舒以

守令未得人為言夫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欲天下之民皆得其所莫如選擇守令之為急也唐明皇東封過諸州而懐魏濟宋皆有良守亦足見其時州郡多得人矣豈非姚崇宋璟為相之效乎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樓觀燈召司空致仕李昉賜坐於御榻之側慰撫良久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城繁盛親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

拓為通衢長廊因曰晉高祖優柔無斷稔成奸惡少主昏蒙卒至亡滅洎至漢朝其政愈亂致蘇逢吉史弘肇輩互相猜貳李崧之族枉陷塗炭是時京城人情倉惶殆無生意豈暇營繕都邑乎昉對曰晉漢之事老臣備經今陛下恭勤治道聽政無倦是致四海清晏輦轂繁盛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安

仁宗嘉祐七年上元御宣德門召近臣宗室觀燈酒行

上顧左右曰朕非欲獨為遊觀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漢制立春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

臣祖禹曰闕七行

唐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開元二年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妓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庭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

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臣祖禹曰昔紂作靡靡之樂北里之舞以亡其國明皇即位之初留意聲樂故其末年耽樂奢侈以致大亂幾亡天下人君所好可不慎哉夫太常掌天地人之禮郊廟之樂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之職也以明皇之好音猶不使雅俗相雜國朝祖宗以來教坊宴樂隸宣徽院自宣徽院廢乃屬太常

以鄭衛之樂瀆典禮之司此有司官制之失也

漢高祖七年丞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悦

臣祖禹曰禹卑宮室孔子美之曰吾無間然矣周宣王初即位更為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之功

詩人歌之蕭何不能以道佐漢祖乃襲亡秦之奢侈創業之君一言一動子孫視傚此乃武帝千門萬户所以興也臣恭聞太祖皇帝詔宮殿之制准得赤白累聖遵守不敢有加儉德之美過於漢祖遠矣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廷帝大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

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乃悦

臣祖禹曰詩人美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國家

將興必有淑哲之配儆戒以成君子之德若長孫

皇后感悟太宗其可謂賢矣

後漢建武初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

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

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

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唐太宗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魏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慶善樂者文德之舞

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嘗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下射虎豕狐兎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止有溺耳且疑上為奸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

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名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臣祖禹曰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御邇英閣讀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仁宗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辦何容易如此侍讀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仁宗曰若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戒豈有後悔臣愚竊謂

武帝以天子之尊而好狂夫之遊困於逆旅幾至為殆考其行事足為永戒仁宗皇帝特發德音所以垂訓萬世也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臂臑肱骨也臑奴到反）明皇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而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祿當如是愛惜

臣祖禹曰明皇教太子愛惜福祿不棄一餅可謂

知稼穡之艱難矣然於其身窮極奢侈用財物如糞土卒致天下大亂何其明於子而闇於己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明皇之謂矣

史記樂書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

躬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輝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臣祖禹謹案禮記樂記祭儀皆載此語司馬遷取之以為樂書葢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禮樂之本而造於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門人祖述而傳之亦猶大學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之說也此學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獻之

唐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鼔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

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後祿山反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司馬光論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唯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遷生民塗炭乃知人

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畀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臣祖禹曰疆埸之事常起於細微故兩女子爭桑而吳楚相攻由漢以來守邊之吏或忿爭細故或徼幸功賞以怒鄰敵至兵連禍結而國家受其敗

人君不知者多矣可不戒哉

漢光武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隴右潰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虎牙大將軍葢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頴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車駕還宫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臣祖禹曰漢光武以兵定天下中興漢室是時隗囂據隴公孫述據蜀未得息師光武厭苦軍事雖謀臣猛將衆多猶曰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其憂畏如此益深知百姓疾苦懲用兵之為天下害也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春郎顗上書其四事曰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

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牡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猳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

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耀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絶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

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
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夏大旱秋鮮畀入馬
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畧如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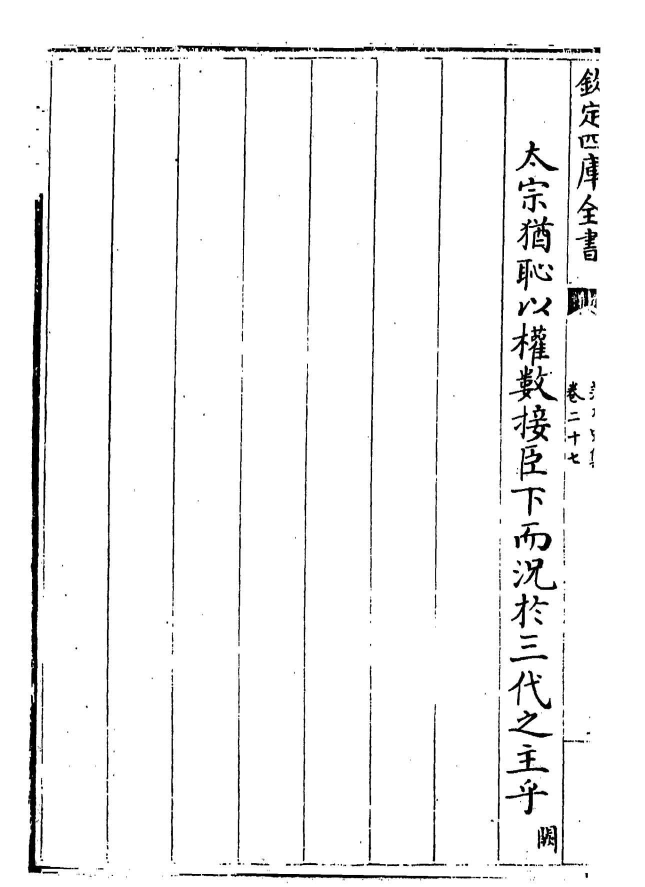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故漢世儒者各以
所學推言災異其言多驗臣恭聞仁宗皇帝最深
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近世學
者廢而不習人君奉順天道不可不留意也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直遥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齊或作薺又作茨音才私反趨中肆夏亦樂詩名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

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

臣祖禹曰賈誼之學本於詩禮故欲人君知禮義鼂錯之學本於刑名故欲人君知術數三代之君以禮義治故下以誠應之秦漢之君以術數治故下以詐應之人主臨制羣臣聽言受事錯皆以為術數而不知聖人之道無二唯一以至誠而已唐



太宗猶恥以權數接臣下而況於三代之主乎 闕

臣祖禹曰自唐天寶之亂兵革不息訖於五代後周顯德凡二百十有五年天下分裂為八九生民糜爛於兵周世宗以雄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以强中國雖綱紀稍振而大功未成太祖受命削平僭亂然後海内為一葢天將啓太平之運以授聖人世宗征伐之功實為有宋開創之基也觀周顯德以前治少而亂多然後知本朝百三十餘

年中外晏安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可不兢兢業業以守之哉 闕

臣祖禹曰古者至治之世麟鳳在郊藪龜龍游宮沼河出圖洛出書舜之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文王之興鸑鷟鳴於岐山聖人在上則四靈為畜所以謂之瑞也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以為麟武帝博謀羣臣而終軍上對宜因

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貢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帝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臣竊考元狩之間有淮南衡山之獄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武帝方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命衛青霍去病等將兵連歲出征匈奴亦數入為寇於是天下騷然倉庫空虛貧民流徙乃與公卿議白金及皮幣以奪商賈之利取諸侯之財吏民犯法者不可勝數於是酷吏用事多至公卿而繡衣直指之使

斬斷於外當此之時生民如處於鑪炭之上然則
何以致天地之和氣麟曷為出哉昔魯哀公十四
年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
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麟於魯出非其時惟聖人識
之故春秋書獲麟武帝得一角獸而有司謂之麟
終軍因勸以改元封禪甚矣羣臣之諛也後世言
帝王窮兵黷武嚴刑峻法者必曰秦皇漢武蓋以
始皇無道而武帝亦近似之矣考其行事豈獨武

帝之過哉其臣諛佞以成之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漢之羣臣豈不然哉

范太史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䄂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范太史集卷二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翰林詞草

賜翰林學士承旨蘇軾乞郡不允詔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省所劄子奏近者四次上章乞除一郡至今未蒙指揮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卿文學為時宗工名譽為國重器剛直之節足以消沮羣邪仁勇之謀足以折衝萬里

名自藩守入長禁塗譬如猛虎之處山林祥麟之在郊藪豈惟獻納之益實有榮懷之光而書筵未開坐席不煖奏封屢上引疾力辭中外所觀進退豈易且用賢則如轉石非朕所聞玉音而有遐心亦卿之戒姑安厥位深體至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依前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辭免恩命不許詔二十四日

卿逮事仁宗蚤服近僚被遇先朝進司大政眷惟舊德

久謝塵紛加徽省之隆名示里居之優寵矧安車就第嘗參置使之華今行馬在門尚有乞言之禮茲為懋典毋或過辭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朕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尚齒之風達於天下尊賢之禮簡在王庭以卿忠正服勞耄期稱道眷言夢寐想見儀刑領使内徽惟卿舊秩會佚多祉以介于壽臧考父益恭尚勤于循走勉服休命毋為固辭所請宜不允

西嶽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二十九日

伏以自陜以西失時不雨旱苗將槁粒食且艱惟神嶽之配天主油雲之降澤載馳使傳申飭祠宮祇薦精誠仰祈休應俾三農之望歲無爽于西成庶八蜡之記方益欽于明祀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口宣

卿早陪機政出守价藩時屬商秋宜綏吉履特加問賚以示眷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張稹傳宣

撫問兼賜卿茶一銀合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節紀誕辰慶均率土集真乘之妙教演寶梵之洪音式將臣子之誠同罄人天之祝眷惟忠恪良用嘆嘉

賜太師文彦博辭免温溪心馬不允詔八月五日

省所奏伏蒙詔書温溪心欲以馬一匹送與卿已敕邉吏荅賜所直其馬令以賜卿臣恐有異故常特啓新例

伏望特寢已行之命事具悉種羌獻誠屬我大老雖異
康侯蕃庶晝日三接以彰裴度勲德名聞四夷茲豈故
常奚煩謙避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呂大防辭免弟大臨除秘書省正字不
允詔
省所劄子奏伏覩敕命除弟大臨充秘書省正字弟已
兩次辭免未蒙開允緣臣冒居重位遠方傳聞必以臣
私於其親不能為國求士伏望特許辭免事具悉古之

賢相簡拔人才内不避親外不避怨心若權衡之設物無輕重之私此朕所望於卿卿宜自任以此大臨學行之美士夫所稱進職書林非緣親授勿為嫌避宜體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提舉萬夀觀趙彦若辭免

乞知齊州一任不允詔七日

卿再世淳德一時名臣以學行侍經帷以文章登翰苑比攬奏封之引咎聊從易地以示恩尚不遑寧力祈外

補免冠席藳知卿省過之深加膝墜淵非朕遇臣之意往服成命毋為固辭所請宜不允

賜交阯南平王李乾德勅書

勅南平王乾德省所差人進奉馴象五頭象鈎五柄裝象銅鐸連鐵索五副朱裝纓象籐五副事具悉卿世奉聲教鎮守封陲逺自海邦來修貢職載惟忠恪良用嘆嘉今特賜卿國信物等交付差來使副李延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外任臣僚進奉坤成節馬詔敕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匹事具悉誕彌紀節萬國傾心方貢在庭諸閑收駿眷言恭恪良用嘆嘉

名翰林學士范百祿入院口宣

卿學問淵博文章粹純訪對西清復竚謀猷之益延登中禁還追典誥之風宜服寵嘉以副眷遇今差待詔秦訓就第名卿入院充學士想宜知悉

賜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百祿辭免恩命不

許詔

卿以學行陪經席以文章登禁林京邑劇繁已聞治效承明嚴近方竚嘉謀再入之榮公議惟允率由舊服奚以辭為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卿在英祖之時以直言奉大對當神考之世以正論居諫垣逮朕纂承叅華侍從進陪經席入直禁林眷言浩穰之勞方竚論思之益祇率舊職毋為過辭所請宜不

允

賜寶文閣直學士新除權知開封府李彥純辭免不允詔

卿出守全蜀有中和宣布之風入貳冢卿有銓綜公平之美眷言郡國之首實難尹正之才特擢老成庶從民譽往欽厥職毋費於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天章閣待制守吏部侍郎趙君錫辭免不允詔

卿有頒封人之純孝可移於君以正考父之滋恭不懈於位御史執法天官亞卿圖任實均服寵惟舊仍兼華於延閣尚虛竚於嘉謀其往欽承毋為固避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交州進奉人使朝辭御筵口宣十一日

汝等來貢闕庭言歸藩服特賜賓筵之餞載嘉王事之勤示我惠慈慰爾行役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李稷臣賜汝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

詔夏國主世修藩職聿來贄幣之儀日紀誕生乃眷忠誠之美爰加慶賜用示渥恩益介壽康永綏福祉今差供備庫副使安俞賜生日禮物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

詔夏國主眷彼西土世為外臣述職以時旅庭有實方屬戒寒之候爰頒旌禮之衣宜服寵嘉益懷忠恪今差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劉程賜中冬時服具如别録至可

領也

賜同樞密院事韓忠彦生日詔十二日

惟乃顯考功格皇天篤生良臣翊我樞近用錫祉福以昭寵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醴泉觀感通等殿疎漏翻修奏告青詞十七日

伏以瑶闕琳宫奉威神之來下震風凌雨宜棟宇之載嚴有司庀工揆日祇事敢伸昭告庶妥明靈

賜新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辭免賜銀不

允詔二十日

省所劄子奏辭免撰及書上清儲祥宫碑賜銀一千兩不敢祇受事具悉作宫于東降監在下克成先帝之事奉答皇天之休宜得宗工發揚鴻烈非卿文翰莫造精微過魏徵之九成蕪世南之五絶勒之金石炳若日星爰有匪頒用昭眷奬義所當受禮無費辭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試御史中丞鄭雍辭免不允詔

朝有正色之士則精神足以折衝國有司直之臣則讒

說不能殄行風憲之長綱紀所持必得清忠乃稱骨鯁卿自居諫省即以直聞今求其人莫若考實斷自朕志無以易卿表正羣司公論所屬勉思報稱無或過辭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再辭免恩命不許詔

昔元老壯猷遂與周室四臣為輔實定漢邦卿望重累朝名高四海雖君子戒之在得而盛王未有遺年宜視輔臣之崇仍兼帝傅之重豈特鄉閭之寵乃惟邦國之

光其勉欽承毋煩固避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祖宗之臣遺我後嗣朕宅丕后圖任舊人顧瞻在廷罔或耆壽詢謀黄髪尚有望焉養梪榮於辟廱雖存其禮延管寧於東序莫致其人加使嶶猷視儀近輔矧由舊服何足多辭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

卿常棣聯華孟侯啓國當仲秋之令序紀彌月之嘉辰宜有匪頒用綏福祉

西嶽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伏以千里亢陽三農失望是用精意祈于有神山川出雲休應如答槁苗復起比屋咸蘇祇案真科用伸美報仰憑靈貺尚有豐年

又朱表

關輔之間旱暵為虐焦勞西顧夙夜不寧神享其誠天

降之澤勃然嘉穀粒此烝民庶修蠲潔之儀上答高明之施

閏八月旦日景靈宮起居宣祖皇帝至神宗皇帝表

伏以少昊司秋歷官紀閏居王門而告朔瞻原廟以寧神恭惟某諡號皇帝陟配在天詒謀垂世功光簡册如日月之照臨慶佑基圖與乾坤而久大永惟感慕曷究名言

起居昭憲皇太后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曆正仲秋月更閏朔瞻閟宮之有侐侔厚地以無疆恭惟某謚號皇后德並姜任功髙馬鄧流徽音於億載返真馭於九霄時律徂遷孝思永結

閏八月旦日諸陵起居仁宗英宗神宗表

伏以秋成萬物閏正四時履霜露而慘悽瞻原陵而感慕恭惟某謚號皇帝紹天立極流澤庇民藏弓劒於橋山游衣冠於原廟寤言興念哀結增深

永昭陵起居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璇樞紀候適屬於閏秋園寢寧神載更於月朔恭惟某謚號皇后登翊二聖覆育羣生功冠古以無儔神在天而逾遠永言瞻慕彌切悃悰

閏八月望日景靈宮起居宣祖皇帝至神宗皇帝表

伏以天序後秋正四時而閏定月行在望想七廟之神游恭惟某謚號皇帝德厚流光仁深澤遠天開千歲之

統民畏百年之威對越如存孝思罔極

起居昭憲皇后至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中秋歲閏瞻斗建於兩辰先寢時思悵月行於幾望恭惟某謚號皇后道光彤史訓紀東朝覲褘服以如存仰飈輪之益遠永懷慈範增結深誠

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御筵口宣閏八月十六日

汝等遠服化風來修貢職眷言行役及此旋歸宴勞有加渥恩斯厚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史平一賜汝

等御莛想宜知悉

賜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充中太一宮使馮京

再上表乞致仕不許仍斷來章詔

卿昔在先朝再登近弼讜言正論具載册書久均逸於侯藩宜協輔於王室豈敢煩以官職蓋將備於諮謀德齒天下之達尊愷悌神明之所勞矧卿年雖耆艾身則康彊宜體至懷難徇來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不允詔

股肱舊臣與國同體耆老俊德惟民所瞻尚賴謀猷俾朝朔望雖番知止足欲追老氏之訓言而尊禮壽祺庶及周家之忠厚勉留輔朕毋或憚煩所請宜不允

賜馮京乞致仕不允詔　十七日

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古之大夫有不得謝尊賢貴老三代所同惟我祖宗優禮耆哲著於史册前後相望卿以直道事君乃心王室是以先帝召自西蜀入長近樞逮朕纂承眷求舊德從容經幄方覿儀形班於

羣公足以重國遽欲引去義所未安其體至懷勉綏厥位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辭免恩命允詔

省所劄子奏伏奉詔書以臣三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竊以宣徽使為待材用之宅臣既退老多年今非復任用之人虛受無名伏望特垂降鑒庶於朝廷大公之體粗有補於涓埃事具悉朕夙寤思賢眷求耆德徽猷置使循用舊章卿身退而志愈讜年高而節彌厲

以祁奚請老之久有衛武自儆之防力抗奏封深陳至意載嘉素守是用曲從足以敦厚邦風垂榮史牒益綏壽嘏庸副眷懷所請宜允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守吏部尚書王存赴闕詔

十九日

卿夙陪機政丞轄中臺再易麾符蕃宣近服天官之長人望所同其趣造朝毋久虛位已除卿守吏部尚書詔書到日卿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

賜馮京再乞致仕不允詔

老成之德重於典刑是以先王尊禮不聽其去卿自還朝闕纔歷三時耆俊在廷中外所望遽欲謝事人其謂何卿雖至誠在朕未可體兹諄諭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合祭天地詔

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

奠玉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饗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再加集議猶欲質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祗率舊章永為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賜溪峒知龍賜州彭允宗等進奉賀坤成節溪

布敕書

覽所進奉賀坤成節溪布一十五足事具悉汝世守遐域心在本朝爰屬壽辰遠修貢職永言恭順良用嘆嘉

賜彭允宗等進奉賀端午節溪布敕書

省所進奉賀端午節溪布一十五足事具悉汝地居邊陲世服聲教時屬盛炎之月遠輸任土之儀言念忠勤不忘嘉獎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大使茶藥詔

卿祇役使華會朝慶節眷言勤瘁特有匪頒宜體渥恩無憚煩暑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副使茶藥詔

卿介紹展儀星言在道時方畏暑行靡憚勞併有恩頒用彰眷遇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遠奉鄰歡來修慶禮適當炎燠言念勤勞頒賚惟優眷恩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賜尚書左丞梁燾乞退不許批答

輔弼之臣與國同體進退之際海内所瞻卿正色直言歷踐臺省沈謀遠慮乃心朝廷是以擢自禁嚴入陪廟論曾未朞歲方覯猷為乃以宿疢時作抗章去位此非

吾所望也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答

昔舜有五臣而天下治周有十亂同心同德朕日勤典學上嘉先王惟股肱之臣共圖庶政虞周之盛蓋有望焉卿服在近僚進陪輔朕歷日未久遽以疾辭夫心平氣和何恙不已姑安厥位無或多云所請宜不允

賜梁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卿丞轄中臺輔政未久乃以疾告形於奏封尚當勉留

以副眷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王綬賜卿乞退不允批答想宜知悉

賜梁燾第二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昔汲黯多病臥治淮陽魏徵久疾參議朝政朕以漢武帝之待汲黯不如唐太宗之用魏徵卿雖足疾未宜云也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不許批答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闕政猶多協氣未應民

力凋敝羌戎不庭方與衆賢共圖至治而卿引疾求去豈其時乎所請宜不許

賜梁燾以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疊抗封章懇辭機政難徇來請宜體至懷方賜告休竚聞藥喜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李永言賜卿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想宜知悉

賜梁燾乞除東北一郡不許詔

省所劄子奏實以素有足疾比來發動殊甚雖漸獲安

愈而未能趨拜乞除授東北一郡事具悉人君勞於求賢佚於任人進之惟艱則退之豈易朕嘉與疑丞輔弼若昔大猷方將恭己以御成豈可引身而亟去姑務安養體茲至懷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卿廸簡在庭圖任共政雖難進易退乃事君之常而有始無終亦用賢之戒矧邇聞損疾之喜加有賜告之優其康乃心以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范太史集卷二十八

范太史集卷二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翰林詞草

中太一宫真室殿開啓謝晴道場青詞八年五月二十日

伏以中春以來常雨爲沴是用精禱夙夜不寧山川收雲日月舒照農殖嘉穀尚有西成惟神之休敢不昭報

又朱表

積雨累月下民其咨仰祈皇穹萬物父母側身思咎震懼靡寧惟神降鑒在兹旻閔有衆時暘來應陰沴廓消祇案真科上答靈貺

後苑華景亭開建謝晴齋文

伏以若雨數來嘉生不殖仰祈妙覺迴鑒精誠大明顯融六合清霽虔修法會昭報慈恩

賜資政殿學士知定州許將知真定府李清臣夏藥口宣

卿鎮臨邊閫宣布藩條適當㿟暑之辰宜慎頤生之理
特頒良劑用示眷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黃彥
賜卿夏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錢勰辭免不
許詔
開封郡國之首四方所則尹正之任蓋難其才卿治行
尤異見於已試吏畏民愛于今稱之是以輟自地官再
領天邑進職内閣增華近班實允師言大從民譽藉卿

之重毋或憚勤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仲尼有言觀過知仁卿昔尹京邑期于刑措今玆新命蓋多前功宜體眷懷往祇舊職矧卿政事文學當及孔門必不使趙張三王專美漢世也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守户部侍郎范育辭免不允詔

邦國大計本於地官卿貳之聮實難其選以卿分閫於外扞邊有勞以治軍旅之餘而當金穀之問足以優裕

副兹簡求毋為過辭勉服成命所請宜不允

除皇弟偲制

寶玉展親愛莫先於兄弟車服彰德命用錫於公侯朕稽古昔之大猷奉祖宗之成憲推恩同氣孚號在廷皇弟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祁國公偲稟慶仙源承華寶婺孝悌得於天性聰哲見於夙成均愛東朝方勝衣而趨拜請肄外傳已敬業而樂羣是用仍秩上公視儀三事以重本支之勢俾兼將相之榮因右輔之節旄加

爰田之井賦於戲親之欲貴雖有國之舊章位不期驕乃先王之明訓爾其務學時敏作德日休知稼穡之艱難永思克儉守富貴於長久自牧以謙尚有令聞對茲嘉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充武成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

賜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蔡京乞移東北一郡不允詔

朕惟祖宗以來視遠如邇全蜀之寄尤難其人自非望

賓無允不以輕授卿服在侍從一紀于茲邦畿浩穰邊閫要重已試之效衆庶所知是以輟自關中付之劒外朞年報政西土用寧何疑上書求易便郡昔文翁以循吏之教為學者師王褒有中和之詩稱盛德事治迹可想流風尚存勉企前哲寬予西顧益務綏靖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卿席慶先朝啓封北國就傅之始好學有聞視秩公台

作藩帝室唯益勤於成德以茂對於嘉休往即欽承勿為固避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答

朕褒崇天屬屏翰皇家因使閫之旌麾加輔臣之印綬匪予私愛乃國舊章延告誕敷師言允穆往祇成命毋或固辭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寵加懿戚位列宰司茲為至公靡有虛授朕命不易其

往欽哉今差入内内侍省西頭供奉官李祁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批答想宜知悉

撫問成都府利州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遯矣西土簡在朕心眷言官師宣力夙夜特加勞問以慰忠勤今差東頭供奉官趙其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皇弟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昔周之子孫並建蕃屏實由任姒之教以致成康之隆

今吾端處宸闈共熙庶政覩先帝之幼子從諸兄而雁行是惟宗廟之靈國家之福也褒陞之典何足多辭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答

諸侯制節故高而不危君子勞謙故畀以自牧雖再命而傴深嘉爾誠而懷德惟寧實為予輔序進以位夫復何辭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王者慎用名器不以假人選建親賢固無幸位宜膺懋寵勿復來辭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鄭居簡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想宜知悉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沂州團練使充熙河蘭岷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文郁進奉賀

南郊禮畢馬敕書

朕躬執圭幣祇見神祇百禮備成萬方來賀眷予禦侮之任爰有修貢之儀言念恪勤不忘嘉嘆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

蘇軾乞越州不允詔

昔汲黯願拾遺補過漢武帝終出之淮陽魏徵每犯顏諫爭唐太宗不使之一日離左右後世視武帝太宗之得失豈不相遠哉卿望高一時名滿四海正直之節冠於本朝方以道學輔朕不逮乃亟欲引去茲所未諭也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范純仁茶藥口宣

卿夙秉國均久勞藩服特馳使指往諭詔音宜有寵頒

用昭眷禮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樂院

李倬賜卿詔書銀合茶藥㷰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

蘇軾乞改知越州不允詔

昔齊之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

西門齊王寶之重於照乘之珠楚之臣有左史倚相者

能道訓典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楚王

寶之重於白珩夫以區區齊楚猶以賢臣為寶豈朕獨無其人哉卿侍經席日陳法戒眷吾北園雖無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實難其帥藉卿之重姑輟以行雖失倚相於中庶得黔夫於外以越為請非朕所望也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

崧嶽降神傳巖肖象為時柱石秉國鈞衡土王在辰門弧紀慶特加頒賚以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

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

卿論道冢司代天真宰間於二社式是百僚稟昴宿之元精應台階之上象用錫爾祉俾壽而臧今差卿男右宣義郎景山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履武發祥復記初生之旦展親備物莫先同氣之恩往致壽昌宜膺寵數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

御藥院李倬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叔父秉德佑我邦家大路啓封眷親賢之莫二左弧紀慶宜福祿之無疆臨遣使華往綏眉壽今差翰林學士左朝請郎知制誥兼侍講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范百祿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西京無畏三藏開啓祈晴齋文六月

伏以苦雨累月積潦害田麰麥不登已失三農之望禾

稼既病將謂艱食之憂寤寐永嘆禳祈未弭載馳使傳遠即靈祠祗建清場薰修淨供覬時暘之協應俾陰沴之廓消尚有西成以蘇羣品

除范純仁制

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德還涖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高平郡開國公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寛閎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

久臨藩屏介圭修覲喜見儀刑公衮言歸益隆體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台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說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可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加食邑實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三上劄子詔

宰相代天理物坐而論道安危治亂繫於其人斷自予衷圖任舊德深謀遠慮將倚老成蚤衰多疾亦惟常理勉起就位毋或過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三上劄子辭免不允詔

卿夙以人望嘗居宰司今兹還朝復踐舊位朕嘉與良弼共圖康功勉紓賢猷以輔予治尚體注意勿為費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

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昔周召之相成王實為左右平勃之輔文帝繫其安危若游大川必得舟楫若作巨室必勤垣墉卿名譽之隆洽聞遠邇謀猷之益夙罄忠嘉同寅協恭屬在耆德成命不易無勞執謙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不允詔

人主之職在於任相宰相之職在於擇人權衡無私故

不可欺以輕重氷鏡至靜故不能罔以妍媸朕夙寤晨
興學于古訓思得賢佐同厎丕平以卿老成復畀大任
其佑乃辟無事於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第二表
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咼槐舊德柱石時才已頒渙恩誕告中外往欽厥職
毋復固辭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李永言賜卿
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想宜知悉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

問口宣

卿等肅將瑞節來慶壽辰方暑在塗入疆授館特先迎勞當體眷恩今差某官賜卿等御筵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雄州撫問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口宣

卿等載馳使隰首次邊藩徂暑在辰嚴程趣駕特伸勞問以示眷懷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秦肅之傳宣

撫問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遠奉鄰歡來修慶禮適當炎燠言念勤勞頒賚惟優眷恩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鈔鑼唾盂等口宣

卿等跋歷畏途憩休賓館飾精金之用器製文錦之寢

衣以慰勤勞式昭寵渥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裴絢賜卿等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

卿等命圭申信慶幣講歡式將館粲之儀往致饔牢之餼以紓勤勩宜佩寵私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馮説賜卿等生餼想宜知悉

玉津園使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卿等圭璋修聘既已展儀弓矢延賓亦將觀德宜有珍

華之錫用旌審固之能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王端賜卿等弓箭例物兼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劉昌祚伴射想宜知悉

賜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珣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共修法供仰祝壽祺以迄告成無忘嘉善特伸寵賚用示眷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道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

酒果口宣

卿等帥乘協恭人天修供祝南山之永壽集西竺之勝

因乃眷忠勤爰加慶賜今差内侍省内侍黄門王備賜

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宗晟以

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惟予懿親與國同體修等慈之妙供祝難老於誕

辰嘉此告成均其慶賜今差内侍省内侍高品陳温之
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知太原府韓縝進奉坤成節金酒器并馬詔

覽所進奉坤成節金酒器一副馬六匹事具悉載誕紀
辰于蕃致貢心馳魏闕禮奉壽觴器陳三品之金馬備
六閑之駿眷言誠悃良用嘆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功德疏勅書

省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誕彌紀

節遐邇獻誠眷惟臣工心在王室集人天之德善祝海嶽之壽祺䝉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文武臣寮進奉坤成節馬勅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匹事具悉載誕紀辰眷多方之來慶右𢈔修貢充上乘以思臧言念恪勤不忘嘉嘆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奬諭勅書

勅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等事具悉節紀誕彌慶均溥率眷名山之寶剎祝萬壽

於華封言念精勤不忘嘉嘆今賜省奇等紫僧衣一對絹二十疋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齋文二十八日

伏以孟秋之月苦雨數來農失豊登民興咨怨仰憑覺力祗建清場庶竭精誠遄蒙嘉應時暘來若年穀順成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親賢莫二忠孝實兼祝萬壽於慈闈集百祥於法會特加頒賚以答精勤今差内侍省内侍高班黃昇賜卿

香酒果想宜知悉

范太史集卷二十九